

第三章：中國現代小說作家沉鬱的心靈原鄉

紹興之於魯迅，湘西之於沈從文，北京之於老舍，上海之於張愛玲，作家們在不同的境遇之下，即使是對同一地理環境，也可能在心靈產生不同的原鄉情愫。一方面這是一個變動的時代，一方面原鄉本來就有不同的面向，因而交互輝映出作家不同心靈原鄉面貌的投射。

從作者的地理原鄉研究，進而到作者的心靈原鄉，這之間有許多的共鳴因素，也有許多異質的變化；因此，筆者將從作者所關注的不同議題與角度，分別剖析作者筆下的世界，從中可以梳理出：迷信庸貧的原鄉，陰沉晦暗受詛咒的原鄉，以及愚昧衰弱的原鄉。本章測重在作家心靈原鄉中沉鬱晦暗面向的探討。

第一節、庸貧的原鄉

魯迅長年客居異鄉，曾先後三次回鄉，分別是 1913、1916、1919 年，其中 1919 年是最後一次返鄉並變賣家宅，由於感觸甚深而寫了〈故鄉〉。從魯迅的作品中，可大致彙整出他心靈原鄉的模樣：庸貧而又受詛咒的殘破不堪。由於受禮教與宗法制度、苦難與迷信、昏聩與現實、冷漠與衝突...等等因素的影響，魯迅的原鄉呈現庸愚特質。老舍、張愛玲的心靈原鄉中，亦有部份與魯迅相契之處，皆於本節並作討論。

(一) 禮教與宗法的束縛

魯迅生長在一個沒落的士大夫家族，自小看到祖父科場案件遭禍、父親長期生病、以致家道中落後，在藥鋪與當舖之間看盡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於是投身寫作時，有更多的社會觀察與批判行諸筆墨，成為魯迅的敏感元素。這種敏感元素使他富有詩人氣質，並帶着中國古文人的憂國憂民之思，來對中國舊社會進行診脈。

楊義說：「魯鎮」是宗法制社會的一個典型，一個縮影。魯迅對儒家的禮樂文化的批判，尤其是對道學的批判是很嚴峻的。¹魯迅認為宗法制度束縛中國人多年，是這陳腐污泥製造了社會的混濁與民族、個人的悲劇：「摸到脖子上，尤其是耳朵後，指面上總感覺着些粗糙，本來早就知道是積年的老泥。」²中國人的惡習或民族劣根性，早就是沉積在脖子與耳後的老泥，非經用力清洗，無法滌淨。

¹ 楊義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初版2000年6月初版二刷，71頁。

² 魯迅著《彷徨·肥皂》，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58頁。

先來檢閱知識分子的汙泥，〈祝福〉中的「我」：「窗下的案頭...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注》和一部《四書襯》。」³「我」回到魯鎮，正值準備年終大典「祝福」禮，心裏卻「決計要走了」；對於「他們也都沒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我」是相當矛盾的，明知這個城鎮會如同以往一樣的生活下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所有中國傳統的宗法與禮教都將延續，並不會因為何人而改變，「我」選擇在除舊布新的時節回來，除了無聊地翻《四書襯》和不完全的《康熙字典》外，卻決計要走。這個想要除舊布新的「我」自己被《四書襯》縛綁，其他就只剩下逃離的念頭。為何文中的「我」說了三次「決計要走」，卻仍在魯鎮上徘徊？因為那絲帶還在「我」身上，也在魯迅心裏徘徊。

「孔乙己」是中國舊式讀書人的另一個典型：「穿的是長衫...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⁴讀書人還堅持「君子固窮」⁵，結果是真窮了！〈孔乙己〉中：

孔乙己便脹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⁶

這段話中包含了幾層意思：一、姑且不論偷書的行為是非，「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就是一種道德的鬆動，這種道德的鬆動是因為「書」而起的，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似乎宰制了中國讀書人二千年的思想，這種「很中國」的思考模式，似乎也左右了魯迅筆下的人物，而他們的生命也絕對是作者思想的創造。二者、「君子固窮」這則出自論語的句子，分明要為孔乙己的行為作一番辯駁，當人的錯誤行為要予以合理化時，搬出的則是影響中國最深遠的儒家經典「論語」，無論魯迅是明著諷刺，或是信筆拈來，「孔乙己」確實已被傳統文化「深化」了。魯迅何嘗不是？

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不免流露出他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靈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大相干。⁷

³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8頁。

⁴ 魯迅著《吶喊·孔乙己》，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29頁。

⁵ 前揭書，30頁。

⁶ 同上註。

⁷ 魯迅著《墳·寫在《墳》後面》，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61~262頁。

宗法和禮教由何傳承？書！魯迅一方面說孔孟的書「和我不大相干」，但他也說「許多舊書…爲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可見他所謂的「毒」，不僅自己反覆溫習，同時也還在做「傳承」的工作。當他「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靈魂，擺脫不開…」時，「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⁸的感覺因蘊而生；因此、醫治中國愚民的精神，魯迅心中的寂寞冷感，彷彿靈魂受到桎梏，身陷囹圄。

魯迅寫一般人深陷宗法泥淖的典型人物以阿 Q 爲最，阿 Q 有很傳統的要子嗣的想法：「應該有一個女人，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應該有一個女人。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而『若敖之鬼綏面』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賢經傳的，只可惜後來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⁹有子嗣的思想合於「聖賢經傳」，把想法嵌合在經傳上，正是無法擺脫禮教的證明。魯迅小說人物往往被制約在傳統的禮教、封建的守舊與盲目的迷信之中而失去自我，因此他們不斷地複製可悲的下一代的命運而不自知——〈故鄉〉中閩土的兒子、〈明天〉中單四嫂的兒子、〈藥〉中華老栓的兒子，小說人物反應了社會的現象，也傳達了魯迅心靈原鄉關懷的議題。

老舍諷刺知識分子爲求功名利祿的陳腐思想，說「文博士」喝了那麼多的洋墨水，滿腦子還是升官發財的念頭；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作風依然是中國讀書人陳舊的思想—求富貴—錢是一切；時至民國，科舉餘毒仍在。「人生在某種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轄死，便是因反抗它而死。」¹⁰老舍看到文化對人的限制——束縛，看到中西文化交會的時代——文化的矛盾——人的矛盾。

如果文學是一種苦悶的象徵，張愛玲小說在彰顯封建社會殘餘下豪門世家的沒落與腐化，以及中國舊宗法制度壓抑下的寫實社會，都有濃重蒼涼的沉鬱氛圍。〈等〉中的童太太說：「不然我也不會忍到如今，都爲了我三個大小姐。」又說：「我的幾個小孩倒都是好的，兩個媳婦也好，都是我自己揀的，老法人家的小姐。」¹¹女人情感的原鄉一是一是丈夫、二是孩子；情愛之外，人的掌控慾望在女人身上亦可見—做婆婆自己揀媳婦，還要選老式家庭裏的女人—被灌以三從四德思想教育的！「童太太只穿著襯裏的黑華絲葛薄棉對襟襖袴，矮腳大肚子，粉面桃腮，像百子圖裏古中國的男孩。」¹²上了年紀的中國婦女，衣著再中國，卻像孩子似的等待大人—男主人的垂憐，是一種無奈與無能。張愛玲善於將宗法與禮教束縛加諸在女子身上，讓她們百般受折磨，這也是她自小看到的多數女人的樣貌。

床前有拖鞋，北京紅藍小地毯，宮燈式的字紙簍。大小紅木雕花几，一個套著一個。牆角掛一隻京戲的鬼臉子。桌上一對錫蠟台。房間裏充塞著小趣味，有點像

⁸ 魯迅著《吶喊·自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8頁。

⁹ 魯迅著《吶喊·阿Q正傳》，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112頁。

¹⁰ 老舍著《櫻海集·犧牲》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207頁。

¹¹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等》，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05頁。

¹² 前揭書，111頁。

個上等白俄羅妓女的妝閣。把中國一些枝枝葉葉啣了來築成她的一個安樂窩。¹³

「宮燈式的字紙簍」對一個幫傭有何意義？宮燈是傳統與威權的象徵，字紙簍是禮教與束縛的化身。替外國人做事的阿小，只想圖個安身之所，然而她的家就像中國女人的命運一樣，用中國殘存的枝葉拼湊出的——不過是像妓女般的漂亮妝閣——帶著寄人籬下的不安！這是張愛玲心中對女人受制的關懷。

《十八春》與《半生緣》故事結構採自美國小說家約翰·馬寬德《樸廉紳士》長篇小說；採用傳統古典小說的「全知」觀點外加「在場人物」觀點融合的敘事角度。而《紅樓夢》更是此二書的源頭活水泉，尤其是《紅樓夢》中的宗法社會，一直是影響張愛玲筆下男男女女備受煎熬的重要元素。

張愛玲心中有一個在宗法制度下成長的小女孩：「門口背着光立着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雙手捧着大紅熱水袋，身邊夾峙着兩個高大的女僕。」¹⁴張愛玲成長背景中那個舊式封建的餘毒，或隱或現，在故事中依稀可見；〈第一爐香〉的梁太太，〈金鎖記〉的曹七巧，這些慈禧形象化身的女子，靠着權謀一寸寸剝奪了別人的幸福；與其說女人遇人不淑而命運多舛，不如說張愛玲要從女人捏壞了女人的命運中，喚起女人的自覺。

於是她試着用「抽離」的眼睛看社會，於是她的宗法與禮教的社會就與魯迅大不相同：

她走一步路都彷彿是合着失了傳的古代音樂的節拍。她忽然笑了一陰陰的，不懷好意的一笑，那音樂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遠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不與她相關了。¹⁵

仍然有「忠孝節義的故事」，但張愛玲的小說不是要標榜傳統的文化道德禮教，相反的，反而是從禮教中走出另一番思考視角。

與張愛玲不同的魯迅說：「我生長於都市的大家庭裏，從小又受着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所謂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着壓迫，很多苦痛，和花鳥不一樣了。」¹⁶從翻譯小說中，魯迅體會到自己「母鄉」痛苦受壓迫的群眾，是值得關注的一群。因此「歷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也更加分明地再現於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

¹³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23頁。

¹⁴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金鎖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83頁。

¹⁵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95~196頁。

¹⁶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76頁。

小說』的形式發表出來了。原意其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並不是爲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¹⁷爲了這受苦的群眾，魯迅只是單純的想要提出問題示給讀者嗎？其實他想要「改造農村」¹⁸，他想驅除心中那塊宗法與禮教的禁地，試着爲人民尋求救贖。

(二) 苦難與迷信的桎梏

清末以後的社會一直處於動盪的局勢，辛亥革命並未爲紹興帶來新希望，反而是農鄉的殘破與日俱增。魯迅心痛的是——如果家鄉只是貧病也就罷了，貧病背後跟着的是愚蠢與殘忍。〈長明燈〉就是寫一個古老農村執着迷信而以集體暴力處決「異類」的故事：精神異常者被火燒死之後，「從此完全靜寂了，暮色下來，綠瑩瑩的長明燈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龕，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柵裏的昏暗。」¹⁹這個「梁武帝」點燃的長明燈，是「吉光屯」的精神之燈，即使梁武帝的迷信毀了政權與當時百姓的生活，依然不減吉光屯人對它的崇拜，中國人的盲目已到了「殘殺同胞」的地步。老舍在《駱駝祥子》也有一樣的沉痛：「愚蠢與殘忍是這裏的一些現象；所以愚蠢，所以殘忍，卻另有原因。」²⁰虎妞沒知識，懷孕時縱口慾、乏運動，以致難產；祥子請頂着「蝦蟆大仙」的陳二奶奶來畫符，最後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虎妞與胎兒死去。殘忍隨着愚蠢而至！悲劇讓人「把淚燒乾，想哭也哭不出。」²¹魯迅與老舍心靈中都有一個貧窮又迷信的原鄉，令人憂之痛之！

先說貧窮問題。魯迅返鄉時遇見童年玩伴閩土，他過的生活是：「六個孩子…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²²這是魯迅家鄉人的生活景象：「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²³閩土被生活折磨成了「木偶」，魯迅覺得他們逃不出窮困大環境的桎梏。

魯迅筆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童年玩伴閩土的形象：「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²⁴老舍也看到北平的貧病，《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在小馬兒身上，他似乎看見

¹⁷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77頁。

¹⁸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小引》，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81頁。

¹⁹ 魯迅著《彷徨·長明燈》，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89頁。

²⁰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412頁。

²¹ 前揭書，413頁。

²² 魯迅著《吶喊·故鄉》，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90頁。

²³ 前揭書，91頁。

²⁴ 前揭書，88頁。

了自己的過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將來！」²⁵這群下階層的勞動者辛勤工作，卻一輩子逃脫不了貧窮！祥子再怎麼努力，彷彿也只是從一種窮過度到另一種窮——無止境的窮——「窮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棗核兒兩頭尖：幼小的時候不能餓死，萬幸；到老了能不餓死，很難。」²⁶不只是窮，窮到沒處躲，窮到沒辦法對付：「一個拉車的吞是粗糧，冒出來的是血；他要賣最大的力氣，得最低的報酬；要立在人間的最低處，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擊打。」²⁷他們的「生命是一部委屈」²⁸，老舍關心原鄉貧者的困苦：

孩子病了，沒錢買藥；一場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與高粱，可是也能澆死不少城裏的貧苦兒女。…窮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餓。一場雨，也許多添幾個妓女或小賊，多些人下到監獄去；大人病了，兒女們作賊作娼也比餓着強！…雨並不公道，因為下落在一個沒有公道的世界上。²⁹

這一群又一群的窮人過着「各種款式」的窮日子，老舍的鄉人爲了生存變成妓女或小賊，魯迅的鄉人變成「木偶」。放棄道德思考的妓女與小賊，或者不去思考的木偶就可以逃出悲苦的命運？答案不言可喻。〈祝福〉中的祥林嫂是怎麼死的？「還不是窮死的」³⁰不只是一個祥林嫂，魯迅抑鬱眼中的魯鎮豈止是「窮」，窮至極也能窮死人，爲何會如此？「說不清」³¹的。老舍的大雜院裏的窮人也「不遑多讓」：

年輕賣力氣的也許掙得來錢，也許空手回來，回來還要發脾氣，找着縫兒吵嘴。老人們空着肚子得拿眼淚當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婦人們，既得顧着老的，又得顧着小的，還得敷衍年輕掙錢的男人。她們懷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窩窩頭與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還得去打粥，兜攬些活計——幸而老少都吃飽了躺下，她們得抱着個小煤油燈給人家洗作，縫縫補補。屋子是那麼小，牆是那麼破，冷風從這面的牆縫鑽進來，一直的從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點暖氣都帶了走。她們的身上只掛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着還有個六七個月的胎。她們得工作，得先盡着老的少的吃飽。她們混身都是病，不到三十歲已脫了頭髮，可是一時一刻不能閒着，從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們募化。那些姑娘們，十六七歲了，沒有褲子，只能圍着塊什麼破東西在屋中——天然的監獄——幫着母親做事，趕活。要到茅房去，她們得看準了院中無人才敢賊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們沒有見過太陽與青天。那長得醜的，將來承襲

²⁵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319頁。

²⁶ 前揭書，321頁。

²⁷ 前揭書，338頁。

²⁸ 前揭書，367頁。

²⁹ 前揭書，402頁。

³⁰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3頁。

³¹ 前揭書，11頁。

她們媽媽的一切；那長得有個模樣的，連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賣出，「享福去」！³²

魯迅記掛的鄉人不能突破困境，老舍的窮鄉人家的女人不斷「複製」悲劇的下一代。〈傷逝〉的子君、〈藥〉的華小栓、〈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皆是肺癆病纏身的受害者；〈明天〉的寶兒、《駱駝祥子》的小福子、《四世同堂》祁老的孫女妞子，他們或病死、或餓死；年輕的生命迅速殞落，是傷、更是痛。小說不是為呈現「寫實主義」而存在，作家心中的最深層的關懷才是小說背後最重要的生命力。魯迅與老舍心中都有一個受苦的原鄉。日子的磨難讓這窮苦的廣大群眾愈來愈向迷信靠近，使他們更加受制於「庸愚」。

為了寶兒：「單四嫂子心裏計算，神籤也求過了，願心也許過了，單方也喫過了，要是還不見效，怎麼好？」³³這裏可以看到當時無知的人對於病痛的處理過程：求神問卜、吃籤方。若無效，則無所適從！柳媽對祥林嫂說：「到土地廟裏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³⁴無知的祥林嫂因為害怕身後事，聽了無知的柳媽的迷信說辭，以捐門檻彌補大罪，為了死後得安寧。死若是女人情感原鄉的終點站，真的會不假思索去做愚蠢的事。

女人如此，其他的鄉民亦然：「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動一動就須查黃曆，看那上寫着『不宜出行』；倘沒有寫，出去也須先走喜神方，迎吉利。」³⁵凡事都得訴諸神明，魯迅感嘆：「中國的哭和拜，什麼時候纔完呢？」³⁶恐怕是沒完沒了：「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現在，他們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³⁷在魯迅眼中，似乎自公孫軒轅以來，中國人的命運因盲目而無醫可治。「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³⁸魯迅父親的病逝，再加上看到無數生靈因誤醫而亡，與其說魯迅對中醫絕望，不如說魯迅憂心着無知國民的未來。「窮老病死」非人力所為，畏懼與不安促使無知者向「迷信」求援，這種中下階層百姓心靈自然的趨向，魯迅視為沉淪的淵藪。於是魯迅用諷刺的筆調寫着：「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祝福。」³⁹人們對受苦的祥林嫂，除了戲弄就是挪揄，連神明都醉醺醺的見不到人間真正的苦，這就是魯迅所哀痛的中國魯鎮

³²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371~372頁。

³³ 魯迅著《吶喊·明天》，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48頁。

³⁴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27頁。

³⁵ 魯迅著《彷徨·長明燈》，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74頁。

³⁶ 魯迅著《朝華夕拾·後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00頁。

³⁷ 魯迅著《朝華夕拾·父親的病》，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62頁。

³⁸ 魯迅著《吶喊·自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6頁。

³⁹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30頁。

啊！

想起心中原鄉淨土，魯迅心中的房舍總是籠罩在不安或不定之中：「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裏。」⁴⁰但總有些許的純白織在密雪羅網裏，這或許就是魯迅灰暗故鄉中的最後一絲希望。

魯迅在《墳》的〈題記〉中說：「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⁴¹苦難應是使世界不美滿的因素，在賦予「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時，魯迅的心靈還陷在難掙脫的「鐵屋子」裏。同樣是憂心黎民的窮苦貧病，老舍要樂觀得多：「真有困難，大家不肯袖手旁觀，他們有義氣。他們很髒，不安靜，常打孩子。...這些只是因為他們沒有錢，並不是天生來的髒亂。他們都有力量，有心路，有責任心。」⁴²因此魯迅的小說人物走不出貧鄉，而老舍的人物則正在步向新（心）路、步向光明。

（三） 昏聩與現實的不堪

沒有一個地方天天有陽光，沒有人的內心永遠有好心情。長期羈旅異鄉，對故國又思又念，回國後卻看到的是生活困頓的百姓與流弊叢生的政府，老舍因此寫了寓言體長篇小說《貓城記》。《貓城記》中對於教育制度有很深的批判⁴³，錯誤的制度誤國之深，令人痛心疾首；學者的守舊、扯爛污⁴⁴...等，都是老舍關懷的面向；關心越多，恐怕失望越多。對於國人不能互助、自相殘殺，以致走向滅亡，《貓城記》中的寓言與感慨引人深思！「《貓城記》是個噩夢！」⁴⁵

這個噩夢由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交疊而成：外在環境是烽火不熄、天災不斷：

北平雖然作了幾百年的「帝王之都」，它的四郊卻並沒有受過多少好處。一出城，都市立刻變成了田野。城外幾乎沒有什麼好的道路，更沒有什麼工廠，而只有些菜園與不十分肥美的田；田畝中夾着許多沒有樹木的墳地，...時常受着狂風、乾旱、蝗蟲的欺侮，而一年倒有半年忍受着飢寒。⁴⁶

無論如何辛勤耕耘，最終可能都會成為城外日曬雨淋的墳塚。死者已矣，活

⁴⁰ 魯迅著《彷徨·在酒樓上》，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45頁。

⁴¹ 魯迅著《墳·題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8頁。

⁴² 老舍著《牛天賜傳》，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182頁。

⁴³ 老舍著《貓城記》，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三卷，2004年8月初版，98-105頁。

⁴⁴ 前揭書，106-120頁。

⁴⁵ 老舍著〈《貓城記》自序〉，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三卷，2004年8月初版，3頁。

⁴⁶ 老舍著《四世同堂》，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六卷，2004年8月初版148頁。

罪難逃；飢寒天災肆虐的家鄉，人人是苦命的一員。而老舍以悲劇為主調的作品有：短篇〈微神〉、〈月牙兒〉，中篇〈我這一輩子〉，長篇《駱駝祥子》。老舍的作品中一直有一種或明或暗、悲喜交錯的情調。他要從悲劇人物身上發露喜劇質素，將生活中的點滴荒謬情境匯成諷刺文學。荒謬的情境，恰似對頹靡局勢錐心刺痛的心靈控訴。

戰火中《火葬》的王舉人失了判準，盡往「愁裏鑽」：「他的黑眼珠不論是怎麼轉，總轉到損失、飢餓，甚至於毀滅上去。」⁴⁷連最寶貝的女兒都「使他的心愁成了一個小鐵疙瘩」⁴⁸—「在太平年月，這些折磨與操心，倒也還有他們的苦痛中的樂趣，及到了兵荒馬亂的時節，它們便成最大的負擔與責任，使人只想流淚。」⁴⁹磨人的苦日子會因戰火而加倍惡化，苦中擠不出樂趣，只流下心酸淚滴。對於下階層人生活的悲慘，老舍寄予無限同情與悲憫：「他想坐下痛哭一場。以自己的體格，以自己的忍性，以自己的要強，會讓人當作豬狗，會維持不住一個事情...而渺茫的覺到一種無望，恐怕自己一輩子不會再有什麼起色了。」⁵⁰《駱駝祥子》中兢兢業業的祥子，竟是生活在無望裏；祥子的人生「三起三落，像個鬼影，永遠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與委屈。」⁵¹一個潔身自愛的年輕人被生活現實磨成了走獸：「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⁵²令人不勝唏噓！局勢愈壞，愈覺得「好人便是惡人的浮虜，假如好人不持着正義與惡人戰爭。好人便是自殺的砒霜，假如好心只是軟弱、因循，怯懦。」⁵³人彷彿終日在昏聩的暗潮裏顛沛流離，於是各種怪現象層出不窮：

城市陷落，大家成了沒上鎖鐐的奴隸，多少良家婦女須把身子賣了，才能賺來三餐。⁵⁴

弄點錢來，我也怎麼缺德怎辦，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裏紅湯，怎麼賤怎賣，可是連坑帶騙...。⁵⁵

中國的貧困與混亂，使得原本殷實的商人，爲了生存也失了德。文化北平也出現了文化蟲冠曉荷：

⁴⁷ 老舍著《火葬》，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五卷，2004年8月初版，307頁。

⁴⁸ 同上註。

⁴⁹ 同上註。

⁵⁰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272頁。

⁵¹ 前揭書，414頁。

⁵² 前揭書，449頁。

⁵³ 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38頁。

⁵⁴ 老舍著《火車集·浴奴》，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一卷，2004年8月初版，139頁。

⁵⁵ 老舍著《蛤藻集·新韓穆烈德》，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457頁。

他的確是北平的文化裏的一個蟲兒，可是他並沒有鑽到文化的深處去，他的文化只有一張紙那麼薄。他只能注意酒食男女，只能分辨香片與龍井的吃法，而把是非善惡全付之一笑，一種軟性瘋狂的微笑。⁵⁶

重視外表的飲食男女，「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徒留現實予人說「不堪」！也因此我們更加理解老舍想念家鄉時寫的這首〈鄉思〉：「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願半庭花！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翔角斜；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髮待歸鴉！⁵⁷」山河破碎使人心變質？人心變質使人更「不堪」？美麗的故都走了樣：

北京的端陽節最醜的了：屠戶門前掛着一隊一隊的肥豬大羊。血淋淋的心肝，還沒有洗淨青糞的肚子，在鐵鉤上懸着。嗡嗡的綠豆蠅成群的抱着豬頭羊尾啣一些鮮血，蠅子們的殘忍貪食和非吃肉不算過節的人們比較，或者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毒花花的太陽，把路上的黑土曬得滾熱，一陣早風吹過，粽子、櫻桃、桑椹全蓋上一層含有馬糞的灰塵。作買賣的臉上的灰土被汗沖得黑一條白一條，好像城隍廟的小鬼。拉車的一口鮮血噴在滾熱的石路上，死了。討債的和還債的拍着胸膛吵鬧，一拳，鼻子打破了。禿着腦瓢的老太太和賣粽子的為爭半個銅子，老太太罵出二里多地還沒解氣。市場上賣大頭魚的在腥臭一團之中把一盤白煮肉用手抓着吃了。…這些個混雜污濁也是北京的端陽節。⁵⁸

小市民的生活環境何等的污濁不堪，這與老舍作品中令人眷戀的北京大相逕庭，其因安在？政局不穩乃一大緣由！清末到 1949 年代，社會政局始終未曾安定過，魯迅的故鄉魯鎮更是一片沉寂：「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沉寂。」⁵⁹魯迅對整個大環境有萬分無奈與痛絕：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于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彷彿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⁶⁰

苦悶、死寂與絕望籠罩著魯迅，魯迅比之老舍多了憂心、多了無力傷感。〈孤獨者〉：「這裏有新的賓客，新的餽贈，新的頌揚，新的鑽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血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⁶¹寫的雖是「得

⁵⁶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140頁。

⁵⁷ 老舍著《老舍全集·八方風雨》，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四卷，1999年1月第一版，403頁。

⁵⁸ 老舍著《趙子曰》，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347頁。

⁵⁹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3~14頁。

⁶⁰ 魯迅著《彷徨·傷逝》，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69頁。

⁶¹ 魯迅著《彷徨·孤獨者》，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35頁。

意」後的魏連受的客廳及生活，但對於當時官場中的「積廢」，不乏諷諭。這是魯迅式的「譴責」，所有的現實面都指陳着「荒塚式」的社會：

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瘦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闖人家裡祝壽時候的饅頭。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纔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⁶²

魯迅敏銳的心靈裏，有沉鬱的傷痛，年輕的生命直到成了城外的土饅頭，就剩半粒米大清冷的新芽。或許還有希望，或許只是一種等待與徬徨。

革命黨進城以後，被抓的阿 Q 見到官老爺，雖然長衫人吆喝說「站着說！不要跪！」但他「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於趁勢改為跪下了。」無怪乎長衫人物對他「鄙夷」說：「奴隸性」⁶³就是這「奴隸性」三字，道盡魯迅對中國「愚民」的感嘆！這種「愚民性格」也未因為辛亥革命成功而稍改，所以魯迅心中始終認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風波〉中傳達着「一代不如一代」⁶⁴的訊息，無論是體重、做事方法、態度、思想等，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爲了弄不清是否「皇帝坐了龍庭」或者該不該留辮子而爭議不休，魯鎮的人們似乎仍活在過去。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所以看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⁶⁵

一代果真不如一代？看不到未來與希望的魯迅就只有行諸筆墨：「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⁶⁶於是體弱多病的中國人的悲哀與不幸，化成魯迅心靈原鄉無止盡的吶喊！

（四） 懷舊與冷漠的衝突

魯迅透過家鄉的尋常食物進入懷舊的思緒，沈從文在湘西的山水與醇厚民風中懷舊，老舍的童年北平與母親是其心靈懷舊之摯愛，張愛玲的懷舊總呈現在衣物與生活瑣細之中。無論形式或內容如何表現，他們都有很深的懷舊情愫，而魯

⁶² 《魯迅全集·藥》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47頁。

⁶³ 魯迅著《吶喊·阿Q正傳》，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145頁。

⁶⁴ 魯迅著《吶喊·風波》，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68~79頁。

⁶⁵ 魯迅著《熱風·隨感錄二十五》，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12頁。

⁶⁶ 魯迅著《吶喊·自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7頁。

迅與張愛玲的原鄉則滲出較多的冷漠或衝突。

魯迅說：「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⁶⁷魯迅的原鄉中有舊的古磚、有補添的新磚，在東西聯為一氣與融會的過程中，魯迅飽受着掙扎與彷徨。

魯迅在離家鄉不到三十里的 S 城的酒樓上，喝紹酒，吃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乾⁶⁸，說是因「懶散和懷舊的心緒連結起來」。其他的家鄉食物：鹽煮筍、茴香豆作下酒物⁶⁹，也多次提到。尋常的食物在其作中一再複述，或許是因為整個社會物資缺乏，常見的食物就是如此；更可能是魯迅善於從平凡事物發現不平凡，從普通的生活傳達真情。這些食物是童年記憶，是紹興人吃了多少年的傳統食物，是懷舊的基準點。

書籍、場景...還有許多值得懷念的事物。〈孤獨者〉中的「我—申飛」在魏連殳家中「看見空空的書架，也記起汲古閣初印本的《史記索隱》，忽而感到一種淡漠的孤寂和悲哀。」⁷⁰「我」又對魏說「你的客廳這麼荒涼」⁷¹，知識豐富的書本無法豐富人的生命與精神，卻只能在懷舊中映襯出孤寂與悲涼，這是魯迅心靈的悽苦。

〈在酒樓上〉呂緯甫做了兩件事：替三歲上即死去的小兄弟遷葬，以及買剪絨花給阿順。他說是為了「足夠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⁷²即使是模模糊糊過日子，人到了一定年紀，心裏總有着母親、家人、甚至那些曾經有過的慈悲。專程從北地千里而來，為母親葬小兄弟、以剪絨花表慈悲，這是彌補着母親念舊的缺憾，而呂緯甫卻總是說「做了無聊事」。是「情到濃時轉為薄」，或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魯迅用「做無聊事」來掩蓋心中的落寞，也更加凸顯出內心的矛盾衝突。

在《墳·題記》也有類似的矛盾：「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經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⁷³一般人對人對物都能日久生情，何況是有了一點年紀而又敏感的作家。在埋葬過去時，就真能將記憶抹去？——反而更加添留戀。於是這種情感衝突不斷在魯迅的作品中浮現，魯迅心靈對原鄉情感的矛盾，也如一波波浪潮襲入讀者閱讀的感受。

情感矛盾衝突的人很容易成為〈孤獨者〉：「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裏去

⁶⁷ 魯迅著《華蓋集·長城》，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三卷，1989年9月初版，59頁。

⁶⁸ 魯迅著《彷徨·在酒樓上》，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35頁。

⁶⁹ 魯迅著《吶喊·孔乙己》，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28頁。

⁷⁰ 魯迅著《彷徨·孤獨者》，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26頁。

⁷¹ 同上註。

⁷² 魯迅著《彷徨·在酒樓上》，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38頁。

⁷³ 魯迅著《墳·題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9頁。

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覺得這樣的人還很多哩。這些人們，就使我要痛哭。」⁷⁴是痛哭他們製造了孤獨，還是痛哭這樣的人太多？「孤獨者」最後的選擇是步入棺槨：「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着，合了眼，閉着嘴，口角間彷彿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這可笑的死屍。」⁷⁵不協調的美感、冷峻的人生，魯迅就在這留戀與冷漠中徘徊。

張愛玲看到的張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現在，一半生活在過去，在先人的陰影裡。」⁷⁶是傳統的牽繫亦是留戀所致，張家人如此，張愛玲也是張家的一員，她是一個旁觀者兼「中間份子」；和魯迅有同樣的不協調美感在其作品之中，那是深宅庭院中古陽斜照的家鄉：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裡晒著太陽
 已經成為古代的太陽了
 我要一直跑進去
 大喊：「我在這兒！
 我在這兒！」⁷⁷

從舊時代、舊社會、舊家庭走出來的張愛玲，用舊文化的深度看現實的眼前：即使炸彈攔頂，仍讀完一本一本的《醒世姻緣》、《官場現形記》...，以及「獲得」深度近視。⁷⁸她讓自己在古典中徘徊，在戰火中，張愛玲的人生就像是齣荒謬劇。而劇情，張愛玲喜歡從衣物與環境開始述說：

從前的人喫力地過了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裏飛舞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却了的憂愁。⁷⁹

回憶的氣味被張愛玲穩妥地保存在衣物裏，張愛玲的戀衣癖中有甜膩的快樂，其中卻又帶着悵惘，衝突的情緒是張愛玲「蒼涼」原鄉的質素。將此質素來化妝小說中的女人，又是怎樣的美麗衝突：

葛薇龍在玻璃門禮瞥見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著南英中學的別致的制服，翠藍竹布衫，長齊膝蓋，下面是窄窄袴

⁷⁴ 魯迅著《彷徨·孤獨者》，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29~130頁。

⁷⁵ 前揭書，142頁。

⁷⁶ 參閱余斌著《張愛玲傳》，台北：星晨出版社1997年11月，15頁。

⁷⁷ 引自胡覽乘〈張愛玲與左派〉原載《天地》，1945年6月號。胡覽乘應是胡蘭成。

⁷⁸ 參閱余斌著《張愛玲傳·港戰中的印象》，台北：晨興出版社，1997年11月，55~58頁。

⁷⁹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更衣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67頁。

腳管，還是滿清末年的款式。⁸⁰

清末的款式、東方的色彩，很中國樣。她還讓這樣的女人配着中國情調的面部表情：「她（葛薇龍）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這呆滯，更加顯出那溫柔敦厚的古中國情調。」⁸¹作者的個人體驗與小說人物，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對應或折射反應。張愛玲沒落的貴族之家，成為小說中常出現的背景：〈金鎖記〉、〈傾城之戀〉、〈茉莉香片〉中均有類似的安排。張愛玲寄人籬下的經驗在〈第一爐香〉中寫在葛薇龍的身上。她被父禁閉的遭遇，也在《半生緣》的顧曼楨身上投射。小說人物溫習着作者的遭遇，就像溫習着作者心靈感受一樣，有一股懷舊與孤冷的情緒衝突！只是張愛玲巧妙的將它布置在人物的衣著或場景之中。

且看很中國風的珠寶店布置：「一進門左首牆上掛著長短不齊兩隻鏡子，鏡面畫著五彩花鳥，金字題款『鵬程萬里，巴達先生開幕誌喜 陳茂坤敬賀』，都是人送的。還有一隻橫額式大鏡，上畫彩鳳牡丹。」⁸²店的老闆能否鵬程萬里，顧客買了珠寶能否就此富貴，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張愛玲不會忘記要小說中的女人時時展現古意：在葛薇龍眼中「姑母是個有本事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時代的巨輪，在她自己的小天地裏，留住了滿清末年的淫逸空氣，關起門來做小型慈禧太后。」⁸³留住滿清淫逸之氣的梁太太具有中國大家族族長的霸氣，張愛玲還用「皇陵」⁸⁴來形容梁太太的高級住宅，也說出那一個富貴卻又死氣沉沉的過往繁華之地。因此，〈第一爐香〉呈現的是懷舊的鄉情與回去不了的上海。女人念舊、男人亦然：

捲着雲頭的梨花坑，冰涼的黃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這就是他所懷念着的古中國……他的幽嫺貞靜的中國閨秀是抽鴉片的！他坐了起來，雙手托着頭，感到了難看的落寞。⁸⁵

〈金鎖記〉裏寫一心尋找中國閨秀千里回到中國的世舫，認識了長安的真實現貌後心中燃起困惑。懷舊換來了落寞，在很中國的環境裏尋訪最中國的女人，世舫終於失望而回。

「她的腳是纏過的，尖尖的緞鞋裏塞了棉花，裝成半大的文明腳。」⁸⁶曹七巧舊式的纏足裏填塞了虛軟的棉，偽裝的文明腳終於是抵擋不住新時代的來臨。依戀著舊式社會年長女人可以掌權的思考模式，卻親手毒害了自己一雙兒女的曹七巧，她和梁太太都將死於自己的「皇陵」。這是張愛玲對原鄉中國的依戀與痛責！

⁸⁰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第一爐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33頁。

⁸¹ 前揭書，34頁。

⁸²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色戒》，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25頁。

⁸³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第一爐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44頁。

⁸⁴ 同上註。

⁸⁵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金鎖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84頁。

⁸⁶ 前揭書，166頁。

「漢唐一路傳下來的中國，萬家燈火，在更鼓聲中漸漸靜了下來。」⁸⁷這樣的中國「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⁸⁸這是張愛玲由靜而消沉的中國，由念而漸愁痛的中國。張愛玲曾說：「我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舊詩裏看到一兩句切合自己的際遇心情，不過是些世俗的悲歡得失，詩上竟會有，簡直就像是為我寫的……一使人千載之下感激震動，像流行歌偶有個喜歡的調子，老在頭上心上縈迴不已。」⁸⁹縈迴在舊詩古調之中的不是得失，而是張愛玲的懷舊與冷漠的衝突。

第二節、可詛咒的原鄉

鄉人庸愚，故鄉殘破，不一定會導致國之衰亡；國人不能互助，鄉人相互魚肉，吃人不吐骨，族魂泯滅，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本節將對魯迅、老舍與張愛玲的心靈原鄉中較灰暗的部份作一討論分析。

(一) 吃人與抗爭的暗潮

魯迅的《狂人日記》與老舍的《貓城記》都在痛批吃人的世界，作家對政局的不穩與社會的不安發出沉痛的哀鳴，對故鄉受到的波及流露深切的關懷。魯迅甚至形容自己是一匹狼：「我快步走着，彷彿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嘍，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嘍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⁹⁰狼應當有相當的掠食能力，但他卻是一隻受傷的狼，在曠野中憤怒而悲哀地嘍叫。魯迅心中常有個受創的痛，這是種激烈的悲憤，既矛盾又掙扎。受傷的狼在虎視眈眈的狼群中正如阿 Q 槍斃前看到群眾時感受到：

那狼眼睛，又兇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⁹¹

甚至：這些眼睛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裡咬他的靈魂⁹²

⁸⁷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中國的日夜》，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243頁。

⁸⁸ 同上註。

⁸⁹ 參閱張愛玲著《海上花落·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1996年5月，706頁。

⁹⁰ 魯迅著《彷徨·孤獨者》，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43頁。

⁹¹ 魯迅著《吶喊·阿Q正傳》，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150~151頁。

⁹² 前揭書，151頁。

靈魂被無情地啃噬，這是個吃人的世界，禮教能吃人，仁義道德能吃人，歷朝歷代都是吃人的史頁：「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說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⁹³這個世界人人中了吃人的毒：「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喫人的傢伙。」⁹⁴不僅如此，每一個「我」都可能是吃人族的成員或吃人族的兄弟：「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⁹⁵他們什麼人都吃：「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喫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脣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喫人的意思。」⁹⁶愈是會講道理的人，愈是口蜜腹劍，剛吃了人，心裏還想著吃人。魯迅說這吃人的歷史已有四千年了：

四千年來時時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⁹⁷

這裏的族人有「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⁹⁸凶殘的社會中誰能幸免於難？「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⁹⁹孩子或者原先是好的，只為環境給「污染」；魯迅焦慮我們這群人都可能是啃噬孩子的原兇或幫兇，「救孩子」中國才有希望！

寫吃人社會的作家，內心應是痛苦的，魯迅無力扭轉，但仍要發出抗爭之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着偏激的聲音。」¹⁰⁰比起卡夫卡將受壓迫的人變形成大甲蟲，魯迅更深刻地將黑暗社會的人變成吃人族，老舍則將之變為貓。「異化」的社會隨時都有吃人的暗潮波濤，老舍認為貧窮社會的悲哀是：「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誰壞誰就占便宜。…錢比人更厲害一些，人是獸，錢是獸的膽子。」¹⁰¹人獸會吞噬一切。

在一切被吞噬前，要做最後的努力，老舍說：「因為當時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寫了《貓城記》，在其中，我不僅諷刺了當時的軍閥，政客與統治者，也諷刺了前進的人物，說他們只講空話而不辦真事。」¹⁰²所以在苦難原鄉的思考質素中，

⁹³ 魯迅著《吶喊·狂人日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17頁。

⁹⁴ 前揭書，16頁。

⁹⁵ 前揭書，19頁。

⁹⁶ 前揭書，20頁。

⁹⁷ 前揭書，27頁。

⁹⁸ 同註96。

⁹⁹ 同註97頁。

¹⁰⁰ 魯迅著《兩地書·第一集》，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七卷，1989年9月初版，25頁。

¹⁰¹ 老舍著《櫻海集·月牙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300頁。

¹⁰² 老舍著《老舍全集·老舍選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

魯迅與老舍都有共同的焦慮—這是個吃人的苦難社會；〈狂人日記〉中吶喊着「救救孩子吧！」，〈貓城記〉中對朋友的被啄食，沉痛不已！

（二） 蕭索與叛逃的矛盾

艾略特的《荒原》將漁王鎖定為殘廢而無法生育的領主，其土地與人民也受無生殖能力的詛咒，除非擁有「聖杯」的救贖；因此永無止境的荒蕪大地，使得人們欲離鄉追尋解脫。而魯迅的家園也是個蕭索的荒村，因此他也想要逃離此地：

魯迅從文化危機意義看出人的危機，他筆下的「自我」形象：逃離的自我—〈祝福〉中代表作家個性氣質的「我」一心想要逃離故土；失落的自我—〈故鄉〉中與周圍人格格不入的「我」；變態的自我—〈魏連殳〉中孤獨的我搖身一變，成了變態的魏連殳；反抗的自我—〈長明燈〉〈狂人日記〉中「我」孤獨得要讓狂人和瘋子喊出抗爭，這些構成魯迅個性氣質的內在表述結構。¹⁰³

魯迅〈故鄉〉的基調是多雨陰冷又潮濕的，魯迅不斷以孤獨而逃離的自我來「應付」他不願面對的故鄉。所以他說「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或者「不如走罷」！類似的話在〈祝福〉中出現了「五次」，在〈傷逝〉又說：「我要離開吉兆胡同，在這裏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¹⁰⁴「我」肯定不會留下來了。失去精神家園、荒村一片貧脊，1919年魯迅最後一次回到家鄉：「啊！這不是我二十餘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¹⁰⁵魯迅眼前所見的是「幾個蕭索的荒村」，而他心中卻想着「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於是我自己解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¹⁰⁶他想安慰自己，想為自己找一個留下來的理由，卻不能夠。

於是：「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形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¹⁰⁷魯迅又進入思鄉的悲苦之中。

（三） 壓抑與泯滅的族魂

俄國批判寫實主義文學的創始人果戈里，以諷刺的手法寫投機鑽營的小人物

203 頁。

¹⁰³ 王繼志、陳龍《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5月初版，47~48頁。

¹⁰⁴ 魯迅著《彷徨·傷逝》，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68頁。

¹⁰⁵ 魯迅著《吶喊·故鄉》，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80頁。

¹⁰⁶ 同上註。

¹⁰⁷ 前揭書，92~93頁。

如何用卑鄙狡詐的手段收購「死靈魂」圖取暴利；《死靈魂》是死去的農奴，活時任人奴隸，死後任人買賣。曾翻譯過果戈里作品的魯迅將農人的靈魂視為「木偶」、「石像」，魯迅的鄉人比「死靈魂」更慘，〈故鄉〉的閩土被生活貧苦壓抑到只剩下不能思考的行屍：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著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¹⁰⁸

魯迅更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¹⁰⁹寫積習已久普遍的社會現象。〈傷逝〉的「我」：「已經不大出門，只坐臥在廣大的空虛裏，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着我的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藏，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¹¹⁰寂靜戰慄的靈魂能否在新的期待中找出活路？答案是：「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裏了。」¹¹¹這彷彿是魯迅對中國命運又期待又驚懼的心裏投射。魯迅甚至極悲觀的認為：「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¹¹²魯迅難道不知道鴉片政策並不能解決問題？不去驚醒他，只為了怕他受更多的苦。

當年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烈士已成亡魂，到了雙十節的這天，魯迅的內心特別感慨：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裏漸漸平塌下去了。我不堪紀念這些事。¹¹³

難道烈士們用性命只為了拚「頭髮」的自主權？是爲了民族魂而生！「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一兒女的債主一的烈日一般的威嚴和旁人的賽過冰箱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着虛空的重擔，在威嚴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樣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一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¹¹⁴冷眼人生，

¹⁰⁸ 《魯迅全集·故鄉》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83頁。

¹⁰⁹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8頁。

¹¹⁰ 魯迅著《彷徨·傷逝》，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69~170頁。

¹¹¹ 前揭書，171頁。

¹¹² 魯迅著《墳·娜拉走後怎樣》，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143頁。

¹¹³ 魯迅著《吶喊·頭髮的故事》，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62頁。

¹¹⁴ 魯迅著《彷徨·傷逝》，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67頁。

路的盡頭是墳墓，魯迅看到的人生是何等悲慘冷峻。

魯迅善於用熱鬧場景來寫人的冷漠，〈示眾〉中看着罪犯遊街的群眾，都用「好看」的心情看熱鬧，小攤販可以趁機做生意，婦人抱着小孩也來湊熱鬧。《阿Q正傳》中，群眾一樣以看熱鬧的心情看着無辜靈魂送法場，竊笑嘲諷之外，沒有人「覺醒」。魯迅總是那個「我獨醒」的角色，然而當世人已無知時，心的荒涼更甚之！

「鄭先生是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和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裏泡著的孩屍。」¹¹⁵這個活在過去不肯長大的人，用純真面對污濁與不合時宜的世界，這是張愛玲認為族魂已成孩屍的活死人，和魯迅行屍走肉般的鄉人十分近似。

沒有人真正關心〈祝福〉中的祥林嫂，不幸的遭遇、眾人輕蔑的眼光、養子不慎的罪惡感...在在壓抑着她受創的靈魂，看在回魯鎮的「我」的眼裏，似乎只能決計離開「眼不見為淨」。與其說祥林嫂是窮死的，不如說她是在壓抑與泯滅善性的冷漠族群中被叛了死刑，因為除了死，她別無出路。事實上當魯迅用「我」的角色旁觀祥林嫂的痛苦與死亡時，已在對自己作為知識份子覺醒進行某種程度的「批判」，這是魯迅對知識份子兼負社會責任的心靈企望。

（四） 受制與待宰的羔羊

〈祝福〉、〈在酒樓上〉、〈故鄉〉、〈孤獨者〉都是從「返鄉」說起，我回到要行祝福禮的魯鎮，呂緯甫回鄉為母親辦事，我回鄉賣宅搬遷，我（申飛）回到S城（紹興）與魏連殳相交一場...。每一篇作品，都是魯迅心靈返鄉歷程。而這些返鄉歷程，卻又一次次揪結着魯迅的心靈。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并也帶着無可把握的悲哀。」¹¹⁶對於故鄉的思念與感悟，魯迅隨時懷着不安與戒慎恐懼。

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陣鈍響，是送竈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熄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¹¹⁷

在熱鬧的舊曆年底，回到沒有家的故鄉，灰濛沉重的空氣中，不安的火藥味一觸即發。魯迅對於這些平凡下等的鄉人們：「我至今還確鑿記得，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

¹¹⁵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花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203頁。

¹¹⁶ 魯迅著《野草·風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三卷，1989年9月初版，31頁。

¹¹⁷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7頁。

常...。」¹¹⁸無常帶來不安，「下等人」的生命是掌握在環境的手裏：

「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但這自然是專就我的故鄉而言…他們一敝同鄉「下等人」一的許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積久的經驗，知道陽間維持「公理」的只有一個會，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遙遙茫茫」。¹¹⁹

魯迅故鄉的庸眾活在「遙遙茫茫」一難見公理的社會裏，苦着一生。從〈父親的病〉中，不僅看到魯迅對中西醫不同的觀點，同時對久重病的父親是要讓他多喘幾天？或是要讓他死得沒有痛苦？¹²⁰內心十分矛盾掙扎，多少人的性命是任人宰制？掙扎能挽救多少？魯迅的徬徨不亞於吶喊！所以魯迅要說：「假使造物也可以責備，那麼，我以為他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¹²¹「造物太胡鬧，我不能不反抗他了，雖然也許是倒是幫他的忙…」¹²²造物主造了許多生來卑賤的魯迅的鄉民：

我生於紹興，墮民是幼小時候所常見的人，也從父老的口頭，聽到過同樣的他們所以成為墮民的緣由。¹²³

家鄉墮民之一的女人說：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¹²⁴

魯迅在上海時期，以「越客」的筆名在申報的《自由談》上發表的文章，憶起家鄉的「墮民」，恐怕也焦慮着這些人的命運要「世代綿延」吧！「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墮民無法為自己開創命運，是要一直為人操縱着未來；魯迅的關懷就能為其改變命運？魯迅也沒有把握。

「螃蟹態度在中國也頗普遍」¹²⁵這些名公巨卿以霸道的方式攔人前程，是政治污濁的原因之一。權勢者宰制小百姓的生殺，卻不能改造國家的命運，魯迅與知識份子的覺醒與認知一樣無法改造未來。

魯迅藉阿爾志跋綏夫的話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你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爲了這

¹¹⁸ 魯迅著《朝華夕拾·無常》，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48頁。

¹¹⁹ 前揭書，43頁。

¹²⁰ 魯迅著《朝華夕拾·父親的病》，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62~64頁。

¹²¹ 魯迅著《吶喊·兔和貓》，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178頁。

¹²² 前揭書，179頁。

¹²³ 魯迅著《准風月談·我談『墮民』》，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七卷，1989年9月初版，34頁。

¹²⁴ 前揭書，35頁。

¹²⁵ 魯迅著《朝華夕拾·瑣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69頁。「空着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像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

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¹²⁶魯迅認為自己的鄉人受人宰制，即使有人出頭，出頭的人也仍是待宰的羔羊，魯迅的心痛不會停止！

第三節、愚弱的原鄉

魯迅〈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¹²⁷深惡痛絕舊傳統文化中吃人的禮教背後，周樹人用「魯迅」這個富含中國舊文化色彩的筆名，寫了一篇充滿儒家聯想的作品〈孔乙己〉，又讓孔乙己不斷在代表中國縮影的「魯鎮」出現，這樣的場景布置，意味著什麼？夏志清說：「魯迅對於傳統生活的虛偽與殘忍的譴責，其嚴肅的道德意義甚明。」¹²⁸而筆者以為，魯迅以批判的角度審視中國的同時，卻也在自己設定的「魯鎮」中受審視；並且也陷於自己苦惱不振的大中國之中而不能自拔—別忘了，魯迅自己也如同孔乙己一樣，是個在短衣幫中生存的長衫客¹²⁹，甚至他也為自己取了一個非常傳統而中國的筆名「魯迅」。

中國人的愚弱是魯迅最痛心疾首的，這種「愚」包含了對知識的無知，對國家社會弱勢的無知，對國家腐敗的無知，對政局變化的極低認知，再加上中國一堆體弱的「肺癆」以及社會普遍的貧困；〈藥〉中的華小栓，〈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明天〉中單四嫂的寶兒...個個為癆病所苦，最後連一點做人的尊嚴都失去了；因此「愚」加上「弱」，導致國家近乎無「藥」可救的噩運。

生病也就罷了，更可悲的是一般人對自己身處環境相當無知或者沒有警覺—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¹³⁰；身為知識分子，魯迅以極悲觀的角度看世界：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¹³¹

這段《吶喊》的自序中，充分表達了魯迅對中國命運的「彷徨」，也可看出

¹²⁶ 魯迅著《墳·娜拉走後怎樣》，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144頁。

¹²⁷ 《魯迅全集·狂人日記》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25頁。

¹²⁸ 摘自夏志清原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年，31頁。

¹²⁹ 盧瑋鑾（小思）著《香港文學散步·魯迅赴港演講瑣記》商務印書館，2004年5月新訂版一刷，24頁。小思提到：魯迅兩次來演講時都穿著淺灰色長衫，腳上是陳嘉庚黑色帆布膠鞋，吸的是當時售價每包兩角的近於廉價的美麗牌香煙，煙嘴還是套上象牙的。

¹³⁰ 《魯迅全集·自序》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17頁。

¹³¹ 前揭書，419頁。

當時整個社會的危機—貧、病、弱，都不是最大的困擾，「無知」才是無法進步的最大原因。魯迅似乎在用一個接一個的故事，寫著中國人的命運—寡婦（單四嫂）死了兒子（寶兒）—沒有明天的〈明天〉多麼無指望啊！至於那些少數較為清醒的人，魯迅指派給他們的任務也是受苦的：

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裡，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裡，都不留甚麼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¹³²

魯迅用象徵比喻的手法來看當時的政治：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¹³³，受盡外國欺凌的中國政府，對待自己的百姓又是如何？於是魯迅有許多的忿怨；這樣的不平，其實就是有覺知者的義憤填膺，久而久之，積之甚深，遂成內傷。

魯迅筆下的愚弱原鄉並不是特例，老舍的《駱駝祥子》、《茶館》...等等都有近似的描繪。本節將從政治、經濟、社會等等不同層面去加以比較出作家筆下所呈現愚弱原鄉的沉淪現象，探討其各具怎樣的特質。這裏的人—愚、窮、弱，¹³⁴營養不良是一般人普遍現象¹³⁵，窮人富人的故事同樣豈是一個「慘」字能形容，而沈從文小說卻用輕柔的筆調來寫這些莊嚴的生命故事。

（一） 物化與異化的衝擊

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魯迅，從他早期「自言自語」式的作品，到象徵意義甚濃的諷刺小說，以至深情鄉民、國民性的刻畫作品，魯迅始終不忘他知識份子的社會使命：為物化¹³⁶甚至異化¹³⁷扭曲變形的社會進行「診脈」。

社會的變動、政局的不穩、思潮的波動、工業的革命、經融的風暴、西化的現象...等等，都可能是「物化」與「異化」的因素。而物化與異化的社會對文學、對作家及作品自然會造成極大的衝擊，尤其是對懷舊及愛戀家鄉的作家，對其心理會引起極大的波濤！最明顯的是沈從文，其次是老舍——在〈狂人日記〉中魯

¹³² 《魯迅全集·一件小事》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58頁。

¹³³ 《魯迅全集·狂人日記》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27頁。

¹³⁴ 沈從文著《湘西·沅水上游幾個縣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88頁。

¹³⁵ 前揭書，390頁。

¹³⁶ 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譯者王志弘、李根芳《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4月初版二刷，337頁。Reification（物化）這個字源自拉丁字 res 和 facere，意思是「使之成為物品」。這個詞是用來描述人類主體或一組動態社會關係被視為物體的過程（或是「客體化」[objectified]），導致了異化的經驗。

¹³⁷ 前揭書，6頁。Alienation（異化）這個詞在不同的傳統裏有不同的說明和解釋，它還是承載了生命被外在的「異己」力量決定的意思，並因此缺乏了控制或本真（authenticity），或自我的一體感（oneness）。

迅的鄉人成爲吃人族，《貓城記》中老舍的鄉人成了貓，〈生存〉中沈從文覺得人「不如蟲豸」。

從沈從文的角度來看物化與異化的城市北京與上海，二者當然遠遠比不上鳳凰，但二者互較，可能上海比北京稍稍好一些：

許多人一眼看去，樣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足。吃得胖胖的特種人物，包含偉人和羊肉感掌櫃，神氣之間便有相通處。儼然已有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種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情形中，臉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運用，都顯出一種疲倦或退化神情。另外一種即是油滑、市儈、鄉愿、官僚、××、特有的裝作憨厚混合謙虛的油滑。¹³⁸

在沈從文的眼中，北京人的謙虛是混合着油滑、市儈、鄉愿、官僚的氣息，他們睡眠不足，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等等的異化現象，伴隨在錦衣玉食生活的物化現象之後。沈從文也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北京：「這是個百五十萬市民的大城，至少有十五萬學生，一萬小館子，一萬羊肉鋪，二十萬洋車，十萬自行車，五千公寓和會館...」¹³⁹在量化的同時，沈從文其實是在說一個已經「物化」的北京！他覺得：「北平的冬天快來了。...北平缺少的十分嚴重的不僅是煤。煤只能暖和身體，無從暖和這大城中過百萬人的疲乏僵硬的心！...千百萬人民的流離轉徙，比缺煤升火爐還嚴重得多！」¹⁴⁰這也已是個異化的城市。至於上海呢！在沈從文看來，這是個「腐爛」城市：

他們全是那麼缺少體面也同時缺少禮貌。...並不是人人都頑強健康，但差不多人人脾氣都非常壞。那種愚暗，那種狡詐，那種人類謙虛美德的缺少，提及時真真使人生氣。¹⁴¹

上海是複雜而又詼諧的地方，許多人一夜發了財，許多人又一夜輸得精光，所以上海流氓似乎比中國內地各處的流氓的總和還多。...那鎮上每天賣魚，可以敵得過北京城東單菜市的魚行一年生意。¹⁴²

愚暗、狡詐、少禮貌、壞脾氣的上海人，沉淪在暴起暴跌的複雜生活中。所以沈從文「覺得生活前途正如當前房中，所有的只是一片黑暗。雖活在一個四處

¹³⁸ 沈從文著《南北風景·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83頁。

¹³⁹ 沈從文著《主婦集·生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32頁。

¹⁴⁰ 沈從文著《南北風景·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85頁。

¹⁴¹ 沈從文著《短篇選·腐爛》，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01頁。

¹⁴² 沈從文著《遙夜集·海上通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88頁。

是擾擾人聲的地方，卻等於蟲多，甚至於不如蟲多。」¹⁴³這就是沈從文來到城市北京、城市上海，一直有一種強烈的「不適應」感困惑着他的原因，若再將城市與他的湘西對照，無怪乎他要以「鄉下人」自居：

我來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我家鄉那條沅水和水邊的人們，我感情同他們不可分。…我比較喜愛的還是那些描寫我家鄉水邊人事哀樂故事。因此我被稱為鄉土作家。¹⁴⁴

城市與鄉村比較，城市的物化與異化現象是沈從文「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我家鄉」的原因。鄉下人：「做事耐勞，待朋友誠實，不會賭博，不偷東西，…。」¹⁴⁵也許他被叫作「鄉下的哥」：「凡是不懂做人的惡德的工人，有一個普遍名稱，就是『鄉下的哥』。」¹⁴⁶然而鄉下人單純而有勇氣：「這帶着鄉下人氣分的男子，單是那點野處單純處，使她總覺得比紳士有意思些。他並不十分聰明，但初生小犢似的，天下事什麼都不怕的勇氣，彷彿雖不使他聰明，卻將令他偉大。」¹⁴⁷他的偉大源自於：「他自己不忘記他應做的事，是誠誠實實做一個鄉下人，可是命運卻成天得要他守着現有的地位上等候一個奇迹，還是得寫下去…。」¹⁴⁸他為何還要守着鄉下人的氣質一直寫下去？因為〈黃昏〉中可能看到任人宰割的鄉下人：「如同打獵一樣，走到附郭鄉下去，碰碰運氣隨隨便便使用草繩麻繩，把這些鄉下庄稼人捆上一批押解入城…。」¹⁴⁹世界變化快，不被物化或異化的人太少了：「我感覺異常孤獨，鄉下人太少了。…自願作鄉下人的實在太少了。…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對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我相信有這種事。」¹⁵⁰也就是說，沈從文要守着誠實勤懇的鄉下人特質而力拒物化異化的城市歪風，他要讓湘西樸實淳風的清流躍然紙上，流入讀者心中；即使「我這鄉下人的氣質，到任何處總免不了吃虧。」¹⁵¹但面對衝擊浪潮，他仍堅持：

¹⁴³ 沈從文著《主婦集·生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33頁。

¹⁴⁴ 沈從文著《從現實學習·自我評述》，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97~398頁。

¹⁴⁵ 沈從文著《沈從文子集·建設》，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70頁。

¹⁴⁶ 前揭書，171頁。

¹⁴⁷ 沈從文著《如蕤》，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46頁。

¹⁴⁸ 沈從文著《樓居·俛之先生傳》，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90頁。

¹⁴⁹ 沈從文著《如蕤·黃昏》，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22頁。

¹⁵⁰ 沈從文著《習作選集·代序》，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6頁。

¹⁵¹ 沈從文著《從文自傳·女難》，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2002年12

我自 1922 年離開湘西，來到都市已六十四年，始終還是個鄉下人。我不習慣都市生活，苦苦懷念我的家鄉。懷念我家鄉芬芳的土地，青翠逼人的山巒和延長千里的沅水。尤其是那些同我生活在一起二十年的人們，他們素樸、單純、和平、正直，我對他們懷着不可言說的溫愛。我的感情和他們不可分。我夢裏也聽到暗夜河邊誰家吊腳樓下一隻小羊固執而柔和的叫聲。我也寫城市生活，寫城市各階層人。但我更喜愛的還是那些描寫我家鄉人事哀樂的故事。¹⁵²

面對物化異化的衝擊，沈從文堅持做他的「鄉下人」，並將他喜愛的家鄉的一切訴諸筆墨，所以他的作品鄉土味特別濃。老舍面對物化與異化的北京，則是沉痛與感傷，不忍苛責，只好讓「外國人」來說：「北京！窮地方！一個大鋪子沒有，一個工場沒有，街上挺髒！」¹⁵³藉亞力山大的口，又說北京的窮髒，又說北京飯店的頹廢享樂：「北京飯店，真叫好地方，你說喝酒，打台珠，跳舞，賭錢，全行！」¹⁵⁴窮富間的強烈對比，感慨寄之矣！

魯迅關注中國古老文化「死人抓住活人」的現象——禮教這些死人的規矩依舊啃蝕着後代子孫，如同異化的族人成了「吃人」的獅狼，他覺得吃人這種疾病也會傳染：「中國就和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¹⁵⁵這樣語帶諷刺的筆調是含着對鄉人的憂慮。當魯迅設計〈幸福家庭〉的床是「第一監獄工場」¹⁵⁶做的榆木床時——他要睡在床上的人，形同作監？〈肥皂〉中四銘將女人物化成了檀香皂！在物化與異化的過程之中，「愚民」才是關鍵。魯迅一直關心愚民問題：

愚民的發生，是愚民政策的結果，秦始皇已經死了二千多年，看看歷史，是沒有再用這種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遺留，卻久遠得多麼駭人呵！¹⁵⁷

魯迅的〈自題小像〉詩中寫到：「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¹⁵⁸魯迅就是不忍觸睹異化故園襲捲着淒風苦雨，所以如椽之筆定要「為民前鋒」。

月第一版，326 頁。

¹⁵² 沈從文著《序跋集·《新與舊》譯序》，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002 年 12 月第一版，410~411 頁。

¹⁵³ 老舍著《二馬》，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二卷，2004 年 8 月初版 90 頁。

¹⁵⁴ 前揭書，91 頁。

¹⁵⁵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 年 9 月初版，190 頁。

¹⁵⁶ 魯迅著《彷徨·幸福家庭》，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 年 9 月初版，52 頁。

¹⁵⁷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上海所感》，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 年 9 月初版，311 頁。

¹⁵⁸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詩》，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 年 9 月初版，319 頁。

「人們買報原來是看謠言」¹⁵⁹人們在茶餘飯後消遣報紙，或是被報紙消費——老舍已經看到北平物化與異化的現象：

有的拿着張欣生一類的車站上的文學書，而眼睛呆呆的射在對面女客人的腿上；有的口銜着大呂宋煙，每隔三分鐘掏出金錶看一看；…俗氣！討厭！他把眼光從遠處往回收，看到自己身旁的洋式皮箱，他覺得只是他自己有坐二等車的資格與身分。¹⁶⁰

女人、呂宋煙、金錶、洋皮箱與二等車箱，人開始追求名牌享樂時，也正開始踏上物化的步伐。同時老舍也觀察到流行風潮的趨勢：「從歷史上看，在民國以前，名妓多來自上海與蘇州，她們給北平帶來服裝打扮的新式樣，使北平的婦女們因羨慕而偷偷的模仿。」¹⁶¹張愛玲寫的《海上花開》與《海上花落》中花兒們的服飾更是花「姿」招展；不僅如此，張愛玲讓這些上海男女在講究修飾與重視吃食的生活裏，耽溺於飲食男女的逸樂，人的物化、生活的異化，讓上海更加浮華。

面對物化與異化的衝擊，魯迅關心鄉人是否在質變中繼續沉淪，沈從文選擇心靈返鄉繼續做「鄉下人」，老舍憂慮鄉人生活能否改善，張愛玲試圖為肉欲中的男女尋訪靈性的超脫。

（二） 城市與鄉村的衝突

從作家作品中不同的原鄉「性格」中，不難發現其中潛藏着城鄉衝突的情結。這些衝突一方面來自社會的變遷與政局的動盪...等外在因素，一方面來自作家心靈的感悟與思想期待...等不同的內在因素。因此我們透過「城鄉衝突」面向的反思，可以理解作家心靈原鄉中沉鬱的傷感。

城鄉衝突情結最深的是沈從文，其次是魯迅。這一方面是由於老舍的北京與張愛玲的上海原本就是大城市；即使旅居他鄉，老舍居住過的英國倫敦、新加坡、青島，都是規劃過的都市；張愛玲居住過的天津、香港也屬大城市，所以其作品對城鄉之間的落差少有著墨。而沈從文的鳳凰和魯迅的紹興家鄉，都比較偏農村型態，二人進入北京之後，又同樣曾進住過上海；代表傳統的北京與最新潮流都會的上海，都是現代中國的重要大城市，繁華、富裕、文化...等等因素的衝擊，自然使得二人對於城鄉差距有較深刻的感悟。

當沈從文滿懷好奇與期待進入文化大都「北京」時，隨着入學遇挫、找工作處處碰壁...諸事不順，自然讓他對家鄉種種更加懷念；於是沈從文鄉野兒子的性

¹⁵⁹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158頁。

¹⁶⁰老舍著《趙子曰》，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286頁。

¹⁶¹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35頁。

格更加浮現臺面—愈是挫折愈要奮戰，愈奮戰愈加想念原鄉一切人事物的美好，因此他始終未曾忘記他是個鄉下人——沈從文說自己是一個「從內地小城市來的鄉下人」，直到八十四歲寫〈我的自序〉時仍說自己「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家鄉」的鄉下人，當我們閱讀他在《習作選集》的代序寫到：「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於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裏。」¹⁶²就可以了解沈從文已從道德、好惡角度來分界城市與鄉下人的不同。為何城市與鄉下不同？

一種誠樸的言語，出於這樣一種鄉下婦人口中，使我就無端發愁。為什麼鄉下同城裏凡事都得兩樣？為什麼這婦人不想多得幾個錢？城裏所謂慈善人者，自己待遇與待人是——：城裏的善人，有偷偷賣米照給外國人賺點錢，又有把救濟窮民的棉衣賣錢作自己私有家業的。…¹⁶³

在道德上，城裏人的假慈善已說明了沈從文眷戀鄉下的原因。城裏人私心太重，一直是沈從文這個鄉下人不習慣的因素：

他一面以一個湘西「鄉下人」特有的道德審美尺度去度量「都市文明」對湘西「神聖事物的褻瀆」程度，一面又從他所熟悉的鄉村文化的記憶中，從那些尚保持著原始古樸民風的文化遺存中構築一個自認為理想的人生縮圖，用來同都市文明相抗衡。這個理想人生縮圖最大意義在於…提供了一個在精神上回復自然天性和活潑童心的純淨世界。¹⁶⁴

沈從文渴望恢復人性自由的心聲，正因感悟到城市中人受到現代文明的污染，很想回到象徵自然的鄉間去尋求自然的生命力，然而沈從文的鄉村世界卻正在都市文明的浸染下逐步失去那原始的、自然質樸的生命美和人性美。¹⁶⁵那些人情味與人性美、那些童話與詩化般的山水鄉野，都是沈從文心中最重要的資產，尤其與都市北京相較之後：

北京的雞，固然是日陷於宰割憂懼中，但別的地方雞，就不是拿來讓人宰割的？為甚別的地方的雞就有興致來高唱愉快的調子呢？我於是乎覺得北京古怪。¹⁶⁶
三十年前到北京來觀光的人，在城郊各處都有機會看見成串的駱駝隊伍，從容不

¹⁶² 沈從文著《習作選集·代序》，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頁。

¹⁶³ 沈從文著《老實人·船上岸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9~10頁。

¹⁶⁴ 參閱王繼志、陳龍著《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5月初版，126頁。

¹⁶⁵ 前揭書，105~106頁。

¹⁶⁶ 沈從文著《鴨子·生之記錄》，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55頁。

迫地在灰塵撲撲的道路上前進。…駱駝隊本來是沙漠中的艦隊，在市中心的天安門前發現時，就更加顯得這個城市的古老。¹⁶⁷

老舍筆下的北京是文化中心，沈從文筆下的北京卻是個在歷史沉淪之中，以一個國族使命精神支撐着的故都，需要青年用熱忱肩負起這個歷史的包袱。沈從文看北京是沉重的，看他的鳳凰卻是輕柔的。有時沈從文以象徵的筆法書寫一北京雞的調子與其他地方不同，來表現北京的怪異！有時他以物化、量化的方式來表達他所觀察到的城鄉差異。現從他的作品中挑選幾段作城鄉比較：

鄉：她們有牛、羊、麻布、棉布，

城：而他們就有刀、槍、小手槍、小手榴彈。¹⁶⁸

城：城市中文明人，把一個夏天全消磨到軟綢衣服精美飲料以及種種好事情上面。

鄉：蕭蕭的一家，因為一個夏天，卻得了十多斤細麻，二三十擔瓜。¹⁶⁹

城：紳士為了娛悅自己，多數念點佛，學會靜坐，會打太極拳，能談相法，懂鑑賞金石書畫。…喝點酒，打打牌。¹⁷⁰

城：北京做官人家的規矩，每一個小孩請姨娘一人，另外還有車夫，門房，廚子，做針線的，抹窗子掃地的，一共十一個下人。¹⁷¹

鄉：到了這鄉下以後，我把一個鄉間的美整個的啃住，凡事都能使我在一種陌生情形下驚異，我且能夠細細去體會這在我平素想不到的合我興味的事事物物，從一種樸素的組織中我發現這樸素的美，我才覺得我是雖從鄉下生長但已離開的時間太久，在我所有的鄉下印象已早融化到那都市印象上面了。到這來了又得叔遠兩弟兄的媽把當作一個從遠處歸來的兒子看待，從一種富厚慈善的鄉下老太太心中出來的母性體貼，只使我自己儼然是可以到此永久就得住下去的趨勢。我想這個冬天，真過一個好運的年。¹⁷²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沈從文眼中的城市人在槍砲彈藥、綢衣美食、喝酒打牌中過活；鄉下人則在牛羊棉麻、勤奮耕作、樸素的美中過活。一方面沈從文自覺：「一個野蠻的靈魂，裝在一個美麗盒子裏，在我故鄉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

¹⁶⁷ 沈從文著《南北風景·天安門前》，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97~298頁。

¹⁶⁸ 沈從文著《如蕤·上城裏來的人》，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80頁。

¹⁶⁹ 沈從文著《新與舊·蕭蕭》，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56頁。

¹⁷⁰ 沈從文著《沈從文集·紳士的太太》，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13頁。

¹⁷¹ 前揭書，215頁。

¹⁷² 沈從文著《老實人·雪》，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8頁。

還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蟲蛇皆非常厲害。我的性格算是最無用的一種型，可是同你們大都市裏長大的人比較起來，你們已經就覺得我太粗糙了。」¹⁷³一方面沈從文又細膩的點數着：一個夏天城市人消磨多少軟綢，鄉下人得了多少細麻；或者城市人用了多少廚子下人，而鄉下人則在慈善體貼中親力親為。當沈從文用「數字」標識城市人的奢侈時，也在說一個文明地區的不盡人情與「俗化」現象：

都市中人是全為一個都市教育與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靈魂，皆從一個模子裏印就，一切男子的靈魂，又皆從另一模子中印出，個性特性是不易存在的，領袖標準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樣中產生的，一切皆顯得又庸俗又平凡。¹⁷⁴

城市的一切都被模式化，連人都缺乏特性，長此以往，人若到了城市，都可能因此毀了原本的純真。沈從文把這樣的憂慮寫在〈丈夫〉的故事中：「她們從鄉下來，從那些種田挖園的人家，離了鄉村，離了石磨同小牛，離了那年輕而強健的丈夫的懷抱，跟隨了一個熟人，就來到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變成爲城市裏人，慢慢的與鄉村離遠，慢慢的學會了一些只有城市裏才需要的惡德，於是婦人就毀了。」¹⁷⁵——城市毀了純樸的婦女，城市是罪惡的淵藪。所以他說：「我...覺得自己究竟還是從農村培養長大的人，現在所處的世界，仍然不是自己所習慣的世界，都會生活的厭倦，生存的厭倦，願意同這世界一切好處離開...。」¹⁷⁶

城鄉相互對應時，就連神明都因此不同：（鄉）所有都是樸實的、神也是樸實的：大坳的神大約也是因了在鄉下長大，很樸實，沒有城中的神那樣的小氣。¹⁷⁷——從沈從文純真的想法看城鄉，他對鄉的眷愛，已超越迷戀的境界。

魯迅對城鄉差距也有相當感觸，而這種感觸與沈從文是截然不同的。當魯迅進入北京以後，工作上並不是十分得意；然而北京與他「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¹⁷⁸的家鄉相較，魯迅的家鄉遜色太多。再看魯迅的家門口：「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¹⁷⁹風中的家，斷莖的枯草如殘破衰敗中的鄉土，令人不安與憂心。

窮困的魯迅「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

¹⁷³ 沈從文著《虎雛·虎雛》，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1頁。

¹⁷⁴ 沈從文著《如蕤》，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37頁。

¹⁷⁵ 沈從文著《短篇選·丈夫》，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7~48頁。

¹⁷⁶ 沈從文著《短篇選·燈》，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45頁。

¹⁷⁷ 沈從文著《山鬼》，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45頁。

¹⁷⁸ 《魯迅全集·故鄉》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83頁。

¹⁷⁹ 魯迅著《吶喊·故鄉》，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81頁。

是我鄉衰落了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¹⁸⁰鄉里讀書人最後的命運可能落拓至俗世紅塵之中，魯迅不樂見，更不想自己如此，於是到北京、上海等地謀生。

所以沈從文在面對城鄉衝擊的過程中，試圖以「重造民族品德」力挽狂瀾；而魯迅則在城鄉衝擊的矛盾中，苦思着「改造國民性」的可能。感悟或有不同，對原鄉的關懷卻不言可喻。

(三) 絕望與失望的激盪

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絕望。「年久失修」的城市、繁華落盡的城市、蒼涼蕭條的原鄉、美善漸失的原鄉，其背後都有失望的遺憾伴隨而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魯迅的寒冰是「奴隸性格」的鄉民，老舍的寒冰是「耽溺苟安」的鄉民，張愛玲的寒冰則是「期待幻滅」的鄉民。

老舍安排瑞全代表新一代的青年對故鄉衰敗的覺醒：

他真愛北平，可是現在已體會出來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宮殿，美好的飲食，和許多別的小小的方便與享受，都是毒物。它們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懶惰。瑞全寧可到泥塘與血獄裏去滾，也不願回到那文化過熱的故鄉。

181

故鄉北京的文化已熟透，宮殿美食成毒物，苟安懶惰只會讓都市越發沉淪，所以老舍在失望中尋覓。而魯迅更陷入了絕望之中，他覺得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¹⁸²為何如此？因為「奴隸性格」所致：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¹⁸³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喫，但也可以喫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¹⁸⁴

¹⁸⁰ 魯迅著《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六卷，1989年9月初版，88頁。

¹⁸¹ 老舍著《四世同堂·飢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八卷，2004年8月初版，157頁。

¹⁸² 魯迅著《墳·娜拉走後怎樣》，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149頁。

¹⁸³ 魯迅著《墳·燈下漫筆》，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193頁。

¹⁸⁴ 前揭書，198頁。

奴隸性格導致安於現狀，任人宰割；或隨波逐流，不知覺醒；甚至形成人吃人的社會：「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¹⁸⁵這個吃人的社會不斷在循環一種無形的殺傷力：「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喫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喫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席，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¹⁸⁶於是被稱為青年導師的魯迅，希望青年能以「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¹⁸⁷為使命。

對於「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¹⁸⁸這樣愚弱的國民性令人憂心，使魯迅從失望絕望中激盪出一股新思維，魯迅說：「目前的造物主，還是一個怯弱者。」¹⁸⁹所以「沒有滅盡人類的勇氣」¹⁹⁰，而真正怯弱的是我們的思想；我們在如醒如醉、有知無知的人生中欲生欲死，但由於勇氣未滅，希望仍在。

對於中國人不念書¹⁹¹、中國人好賭...的毛病¹⁹²，老舍還指陳：「這個社會...是個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麼人才。」¹⁹³同時老舍也認為：「我們的傳統的升官發財的觀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隸——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習慣，都是民族的傳染病。」¹⁹⁴這是老舍見到的多病症的中國。

張愛玲心中的中國人是苦而渺茫的：「好像這世界的塵埃真是越積越深了，非但灰了心，無論什麼東西都是一捏就粉粉碎，成了灰。」¹⁹⁵這是張愛玲眼中絕望的中國。在外國長大的中國人范柳原，二十四歲滿懷理想回到中國時，他說：「關於我的家鄉，我做了好些夢。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的失望。我受不了這個打擊...」¹⁹⁶失望使人絕望！中國人的一生是如何度過？「多少人想為一口苦飯賣掉一生的光陰還沒人要」¹⁹⁷這是張愛玲有苦說不出的人生。

¹⁸⁵ 魯迅著《墳·燈下漫筆》，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199頁。

¹⁸⁶ 前揭書，200頁。

¹⁸⁷ 同上註。

¹⁸⁸ 魯迅著《墳·論睜了眼看》，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19頁。

¹⁸⁹ 魯迅著《野草·淡淡的血痕中》，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三卷，1989年9月初版，76頁。

¹⁹⁰ 同上註。

¹⁹¹ 老舍著《二馬》，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二卷，2004年8月初版，96頁。

¹⁹² 前揭書，249頁。

¹⁹³ 老舍著《文博士》，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五卷，2004年8月初版9頁。

¹⁹⁴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256~257頁。

¹⁹⁵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中國的日夜》，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241頁。

¹⁹⁶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209頁。

¹⁹⁷ 同註 195。

魯迅的原鄉也是苦痛的：「我想，苦痛是總與人生聯帶的，但也有離開的時候。」¹⁹⁸於是魯迅決計從〈故鄉〉出走。而老舍則呼籲要睜開眼抗爭：「中國人！你們該睜開眼看一看了，到了該睜眼的時候了！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¹⁹⁹老舍找到了出口。

（四） 大我與小我的交疊

張愛玲的作品在寫人，在寫人的生活；在寫舊式家庭，在寫舊式家庭丟不掉的傳統與陰影。她所寫的舊式家庭有一些共同的色調：光線灰暗的環境中有揮之不去的封建思想縈繞，陳腐衰敗的氣味中有掙扎的創痛血淚。〈茉莉香片〉的聶家：「屋子裏面，黑沉沉的穿堂，只看見那朱漆樓梯的扶手上，一線流光，迴繞曲折，遠遠的上去了。」²⁰⁰...就連「白粉牆都發了青」²⁰¹。〈心經〉中的色調：「客室裏，因為是夏天，主要的色調是清冷的檸檬黃與珠灰。...牆上卻疏疏落落掛着幾張名人書畫。」²⁰²家庭沒落了，名人書畫不能為家族帶來光彩，色調暗淡了。

相對於家而言，我是「小我」、家是「大我」。張愛玲二歲起，母親即離開她，缺乏母愛（也無父愛），對母親的期待加深；然而短暫的與母親相聚，卻又多受母親的苛責，使得失去自信的張愛玲對筆下人物，無論好人壞人，也是嚴苛的。甚至，小說中的主角多是在缺少母愛的環境中成長：〈金鎖記〉中的曹七巧依靠兄嫂生活，〈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依附姑媽生活，〈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簡直就是張愛玲弟弟的化身，〈小艾〉中備受欺凌的小艾，這些小我都是在不周全的環境中成長，後來也總有性格扭曲變形的特徵。張愛玲將自己的遭遇投射到小說人物之中，固然是一種熟悉的方便，卻也是一種心靈的彌補。

張愛玲童年的家庭，是溫暖愉快的、是男尊女卑的，有隱約模糊印象、有狐假虎威可笑的佣人形象，無論如何她認為：「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隨著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第一個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兩歲的時候搬到北方去。」²⁰³張愛玲這個小我最初就是在「家」這個大我之中成長，這個家中其他成員：父親、母親、後母、弟弟，與張愛玲之間形成了一個密度甚高的互動關係，也構築了她的性格與思維。先看她的父親：張父是個會吟詩作對、飽受舊式文化洗禮的遺少式人物：粗暴專橫、揮金如土、坐吃山空、養姨太太、吸鴉片煙、少責任感。張愛玲筆下幾個男人：〈金鎖記〉中的小叔、〈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哥哥、〈創世紀〉中的孫子，都有想騙光女人錢的情節，這與張愛玲幼年時父

¹⁹⁸ 魯迅著《兩地書·第一集》，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七卷，1989年9月初版，18頁。

¹⁹⁹ 老舍著《二馬》，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二卷，2004年8月初版，13頁。

²⁰⁰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茉莉香片》，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10頁。

²⁰¹ 前揭書，29頁。

²⁰²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心經》，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146頁。

²⁰³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私語》，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154頁。

親想弄光母親錢的經驗，有某種關聯。父親還是個有暴力傾向的人：

在飯桌上，為了一點小事，我父親打了他（弟弟）一個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飯碗擋住了臉，眼淚往下直淌。……我丟下了碗衝到隔壁的浴室裏去，閉上了門，無聲地抽噎着，我立在鏡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動的臉，看着眼淚滔滔流下來，像電影裏的特寫。²⁰⁴

他爸爸重重的打了他一個嘴巴子，……傳慶忍不住又睜大了那惶恐的眼睛，呆瞪瞪望著他父親看。總有一天……那時候，是他的天下了，可是他已經被作賤得不像人。奇異的勝利！²⁰⁵

當弟弟被打時，張愛玲受到極大的震撼：「我咬着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²⁰⁶ 小時候她也曾因後母而被父親打，再加上與後母相處的不愉快經驗，於是〈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成了弟弟的化身，傳慶的父親與後母，則以自己父親與後母作藍本發揮。這樣的移植，算不算是心靈原鄉受創後的一種報復或宣洩方式？

張愛玲「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的母親」²⁰⁷，在她心中母親是怎樣的人，對她產生怎樣的影響？

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的母親的。她是個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裏她是遼遠而神祕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²⁰⁸

母親是美麗敏感的，雖然與她相處的時間不多，生疏再所難免，但遼遠而神祕的刺激性，對張愛玲產生一種奇特的情愫——她希望像母親：

遺傳就是這樣神祕飄忽——我就是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長處一點都沒有，氣死人。²⁰⁹

也許張愛玲沒有母親的美麗，卻有她的敏感與藝術天分。又由於她們相處時間不多，她會在空氣中尋找母親的味道：

姑姑的家裏留有母親的空氣，纖靈的七巧板桌子，輕柔的顏色，有些我所不大明

²⁰⁴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童言無忌》，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016頁。

²⁰⁵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茉莉香片》，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12頁。

²⁰⁶ 同註219。

²⁰⁷ 前揭書，008頁。

²⁰⁸ 同上註。

²⁰⁹ 參閱張愛玲著《對照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006頁。

白的可愛的人來來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都在這裏了。²¹⁰

最美好的一切來自母親，無論是物質上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母親在張愛玲的心靈原鄉中的地位可見一般！然而也有來自母親的挫折，母親關心她的「淑女」風範的養成，母親對她苛責多於肯定，使她喪失了自信心，也使得她筆下的小說女要角幾乎是置於缺乏母愛的環境中長大。（她的自信心只有在她優異的成績與卓越的寫作才能上點滴累積。）有時候她又覺得自己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審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²¹¹只因爲張愛玲原生家庭中有太多的矛盾與不完美。例如父親的暴力使得她的弟弟脫序：

他變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乾淨的藍布罩衫，租了許多連環圖畫來看。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的《南北極》與巴金的《滅亡》，認為他的口味大有糾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見了。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蹟，逃學、忤逆、沒志氣。我比誰都氣憤。²¹²

張愛玲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像是受害者：父親、姑姑和大伯爭家產失敗；張愛玲說母親：「她憎恨我們家，當初說媒的時候都是爲了門第葬送了她一生。」²¹³繼母長年浸泡在芙蓉膏裏；弟弟得不到父愛而脫序。當家中的小我備受壓抑或受挫時，總要尋找心靈出口，小說就是張愛玲的心靈出口；超脫原生家庭的宿命，拔昇女子的自主能力，彷彿成了張愛玲刀筆之鋒刃。

於是，當張愛玲安排小說女主角由鄉下嫁入都市豪門，或做填房、或嫁與傷殘者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命運在她們成婚的那一天使了個「豬羊變色」的把戲，都會加上大戶人家這樣的虎狼環境，在眾人攢掇與形勢逼人強之下，善良的鄉下人潑灑出辣子個性，張愛玲讓她們有本事撐起這個家。她要她們在艱困的家的「大我」中，成爲最堅強的「小我」。

在〈中國人的宗教〉中張愛玲說：

父親是專制的魔王，母親是好意的傻子，時髦的妻是玩物，鄉氣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關係經過這許多攻擊，中國人像西方人一樣地變得侷促多疑了。而這對於中國人是格外痛苦的，因為他們除了人的關係之外沒有別的信仰。²¹⁴

可見中國極重視「人的關係」，張愛玲的小說也確實在「人」方面作功課；我們也可以說張愛玲的心靈原鄉中最重的是「這些人」，「人」是她心靈原鄉的中心。

²¹⁰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私語》，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162頁。

²¹¹ 前揭書，168頁。

²¹²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童言無忌》，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016頁。

²¹³ 參閱張愛玲著《對照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037頁。

²¹⁴ 參閱張愛玲著《餘韻·中國人的宗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2月，035頁。

這些命運乖舛的人在家中受苦，而在社會上這些「小我」又是如何？

家家有這樣一個缸，醬黃大水缸上面描出淡黃龍。女人在那水裏照見自己的影子，總像是古美人，可是阿小是個都市女性，她寧可在門邊綠粉牆上黏貼著的一隻缺了角的小粉鏡裏面照一照。²¹⁵

女人在鏡子裏照容貌也照際遇，尤其是在隱藏著黃龍的中國大環境區間裏，即使是古典美人，女人照來照去，也活脫不出被社會「大我」宰制的命運；所以像阿小這樣的都市女子，還是得在缺了角的人生裏討生活。

張愛玲小說主要人物被關鎖在舊式大家族中，擔負着家的沉淪與求生存的辛酸，尤其是女主角往往在無能或無法負責的男人世界裏，挑起家庭活下去的最後一絲希望。《半生緣》中的曼璐之於張豫瑾，〈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之於喬琪蕎，〈金鎖記〉中的曹七巧之於姜季澤，〈小艾〉中的小艾（王玉珍）之於馮金槐，每個人都背着情債、生活壓力與社會包袱，而沉沉鬱鬱地活着。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櫺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忝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²¹⁶

貪慕虛榮、短視近利、自我中心與社會巨大的惶惶不安結合，構築成大我中的小我，一個又一個被嘲弄與作祟的命運，上演一段又一段不可理喻的人生戲碼。終於發現，每一個人都還是得孤獨地面對自己難以掌握的人生。

在這燈與人與貨之外，還有那淒清的天與海一無邊的荒涼，無邊的恐怖。她的未來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來只有無邊的恐怖。²¹⁷

對一切的不安全與不確定感，形成內心的荒涼、人生的虛無感。小我交疊在大我的社會中，始終無法擺脫那分蒼涼感；這其實是張愛玲個人生活經驗中，心靈荒涼的寂寞原鄉位移至小說的寫照。

當家置於社會中，家成了「小我」；社會與國家甚至與宇宙相較，它也跟著渺小。我們也要從「大我」的角度來看張愛玲的論述。高全之說：

女性論述指基於女性立場的個人立身處世、解決問題的哲學、策略、行動等等的總稱。國家論述意指建國育民的思維、政策、施政等等的總稱。《赤地之戀》女

²¹⁵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17頁。

²¹⁶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燼餘錄》，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054頁。

²¹⁷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第一爐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83頁。

性論述的基本要義是男女兩性承擔國家責任的男主女輔—男性為主導、女性為支援—看法。…女性論述一旦涉及國家與個人關係就不分男女，超越了性別界線。

218

性別越界是張愛玲讓她的女主角衝出「小我」的第一個步驟。當男人與女人立足於社會國家而超越性別時，他、尤其是她，就有了更寬的空間來重新審視「承擔」的歸屬問題！張愛玲曾說：「對一個女人來說，沒有一個社會比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還要壞。」²¹⁹張愛玲是厭惡政治的，她的作品中多有控訴黨機制的國家論述摧毀了社會的公理與正義。²²⁰

高全之對張愛玲的政治觀提出分析：「（一）政黨不等同於國家，對於政黨政策錯誤所造成的「人禍」，她直言不諱，對國民黨如此、對共產黨亦然。²²¹（二）「民以食為天」²²²對民生之關懷與為民請命的觀點。²²³（三）政治再多的宣傳與約束，都不能徹底改變人性，共產黨排斥的溫情主義始終存在。（四）堅持個人抨擊執政黨的權利，她以超越國共兩黨的姿態給歷史一個交代。²²⁴（五）胡蘭成對張愛玲文學中政治層面的評述：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意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²²⁵一九四九年以後她一度曾向左傾，之後她的政治立場就向右走。」綜觀以上，無論國家政局如何變化，張愛玲的大我是與政治間隔的人間，她要寫人間飲食男女的生命歷程。

再看她的世界觀：「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的干的事。」²²⁶也就是說，張愛玲將自己放在人間——很人性的大我社會裏，撇開男人的政治，她要關心交疊在大我中那些小眾的生活，以及小眾生活中支支節節的瑣碎。她的心靈中，是那些不相干的瑣碎，使人生有了「生趣」。

²¹⁸ 參閱高全之著《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207~208頁。

²¹⁹ 參閱司馬新〈雪泥鴻爪拼貼大師風貌—《張愛玲與賴雅》之外一章〉美國：世界日報《世界周刊》1997年5月11日、18日、25日；引文見5月18日。

²²⁰ 參閱高全之著《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209頁。

²²¹ 《十八春》與〈小艾〉中均提到國民黨金融政策失敗造成的通貨膨脹，《赤地之戀》中提到「土改」的失敗與殘暴，「韓戰」的死傷慘重。

²²² 參閱張愛玲著《秧歌》，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10月，090頁。

²²³ 前揭書，174頁。「這樣好的收成，倒餓著肚子過年。」外行領導內行、農稅過重、人為造成饑饉、農民暴動等等現象。

²²⁴ 〈華麗緣〉中有一段話：我注意到那繡著「樂怡劇團」橫額的三幅大紅幔子，正中一幅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撤掉了，露出祠堂裡原有的陳設：裡面黑洞洞的，卻供著孫中山遺像；兩邊掛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那兩句話在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從來沒知道是這樣偉大的話。隔著台前的黃龍似的扭著的兩個人，我望著那副對聯，雖然我是連感慨的資格都沒有的，還是一陣心酸，眼淚都要掉下來了。（皇冠版、寫於1947年上海、修訂於1982年洛杉磯）參閱張愛玲著《餘韻·華麗緣》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2月，106頁。

²²⁵ 胡蘭成〈評張愛玲〉，收入唐文標編《張愛玲卷》，111頁。

²²⁶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燼餘錄》，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042頁。

張愛玲並不是不理解「大我」對「小我」的影響，也不是無視「小我」在「大我」中的煎熬。她只是讓小說中的「這些人」，生活在一個與社會保持距離的環境，心靈在某種程度的禁錮或者維持一定程度的封閉；正是這種「抽離」與「疏離」，使得她的作品呈現一種心靈原鄉的距離美感與沉鬱蒼冷的孤寂感。

